

名

家

藏

書

此書係清康熙年間
名臣所藏之書
其書之內容
係清康熙年間
名臣所藏之書
其書之內容
係清康熙年間
名臣所藏之書
其書之內容

名家藏書



啓功校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0-6

I. 名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90 号

书 名 名家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20-6/Z·6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三部 名家藏书

第四卷

红闺春梦

(一)

紅閨春夢

清 竹秋氏

第二回

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

暇日无事，遍阅诸家说部，如《西厢》、《还魂》、《长生》、《琵琶》等书，写得淋漓尽致，无非发挥一个情字。言言合理，洞中人心。古今来多少英雄总不能于情脱略。即人生五伦之乐皆可言情：出身事君，鱼水之情；居家事亲，色笑之情；昆弟联棣萼之情，夫妇笃燕好之情，朋友有投赠之情；推之于日月，四时虫鱼、花鸟，目见之而成色，耳遇之而成声，皆足怡我性，悦我情。吁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。或不然秦楼楚馆，随时狎邪；白首争盟，黄金买笑；间或得一知己，两两情浓，生死不易；若者虽非情之正，亦情之钟也。其余如朝暮阳台，沉酣云雨，则谓之淫。所谓情者，非人人共喻之情，惟我独得之情；宣诸口而不能，蕴于心而不泯，刻骨相思，切身痛痒者，斯谓之情。然而非什百庸众之流，所以梦及。何也？缘情以文生，文以情副。故才人魁首，始识情真；仕女班头，方臻情妙。或以余言为诳者，观昔之薛涛工咏，琴操通禅，怜人小小，湖前

墓石犹存；不語真真，画里音容宛在；何莫非心似珠圓，身同玉洁者哉！寄语多情，可信余言之不謬矣。

闲话休提，单言正传。却说我朝鼎盛之时，金陵出了两个名妓慧珠、洛珠，本系同胞所生，原籍苏州人氏。却也是个好出身。他父亲姓聂名泰森，娶妻王氏，单生了慧珠姐妹二人。泰森在苏州开爿药铺，生意十分茂盛。到了中年，身边大大余积了几文，一时宦兴顿生，收了药铺，携资货赴部，捐了个巡检。不到半年，铨发了广东河泊所，是第一个好缺。泰森欢喜非常，急急赶回苏州，带了妻女赴任去了。

不料喜极悲生，一则泰森年过半百，不经劳苦；二则广东近于烟瘴；到任未交一年，忽然得了个奇疾，一命呜呼。可怜王氏举目无亲，虽然有点积蓄，泰森一味要好，冀图拉拢，在日时全数结交人了；只得勉强摒挡，盘了丈夫棺柩，带了两个幼女，悲悲切切，一路归家。不止一日，已到苏州。要知世上人，多半是势利的；泰森赴任时候，他等都十分热闹；今日棺柩回家，连吊慰的都少了。王氏择日将夫安葬已毕，想起自己终是个女流，又无自己亲戚可靠，何能眼睁睁的坐吃山空？只得央人将本身住屋，与几亩薄田卖去，带了女儿，来投同胞弟王仁。

这王仁在金陵开了个果铺，倒也过得去。谁知福无双至，

祸不单行，泰森到广东时，王仁已经病故，王仁又无家小，所以无人送信。王氏到了金陵，偏又落空，急得要死，却也没法，只得赁了一间房子，在秦淮河边暂且住下。终日悲苦，想着丈夫，又想着兄弟。所喜两个女儿，业已成人，生得十分跳脱；心性又灵巧，寻了些针黹，贴补过活。

一日，王氏坐在房内，看着慧珠替人家刺绣，洛珠站在旁边；一对儿如粉妆玉琢，容光互映。王氏忽然低头，叹了口气，想道：「如此两个女儿，偏偏他父亲早死，将来逐高就低，不知许配个甚么人家。若此时还在广东，怕没有大家子弟前来争聘？」又转想道：「丈夫辛苦半生，未能安享，大不该捐这个穷官去做，把性命都做掉了。到金陵来指望靠着兄弟，那里想到兄弟又死了？三个无脚蟹女流，落魄异乡，将来不知如何结局！」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。洛珠一眼看见，忙忙走过，用手伏在王氏肩头，笑道：「母亲！好端端的为何又寻起苦恼来？你看大姐姐姐绣的个交颈鸳鸯，比翼双栖，同活的一般！」慧珠听得妹子说话，抬起头来，看见王氏泪痕满面，又听妹子说「交颈鸳鸯如活的一般」，不觉触动自己心思，眼圈儿一红，也流下泪来。洛珠见姐姐又哭了，怔怔的不知何故，自己心里觉得一酸，也哭起来了。王氏正在悲伤之际，又见两个女儿如此，欲要劝劝他们，无奈喉间悲咽，不能说话，心中愈

急，那眼泪愈来得涌，索性放声大哭。

母女三人，正哭得难解难分，却惊动了隔壁邻舍宋二娘走了过来。这宋二娘是个寡妇，专靠做穿媒说事打合过日子，生得伶牙俐齿，女眷们多喜欢他。外面送他个绰号，叫做『说不煞的宋家』，又叫做『寡妇嘴』。那日听得王氏家中哭得惊天动地，怕甚么事了，忙忙的走过来。一抬头，见他母女三人相对而哭。笑道：『咦！奇怪得很！人家无事，说了顽，笑了顽，也有闹了顽；却没有见过你娘儿们，坐在家里哭了顽！如果欢喜哭，现在三山街上刘大人家老太太死了，前日找了多少人去举哀，我把你们举荐了去，还可以将眼泪换钱用，强如在家白白的把哭多糟蹋掉了！』

王氏听了，忍不住扑哧的笑了一声。二珠也笑了起来。一面让宋二娘坐下。二娘道：『聂奶奶！我与你做了几个月邻居，不是听见叹气，就听见哭泣，你们的景况，我也稍知；纵然日夜愁烦，于事何济！都要想个一定主意。况你家两个女儿，要算数一数二的人材，没事望望，也是欢喜的。』

王氏叹了口气道：『二娘你不问我，我也不说。终日愁苦，就是为的他两个宝贝。我今年半百外了，死亦死得值，这般日子，也无甚贪恋处。所虑他姐妹两个，又未曾许配人家。不怕你笑，高门大族，是不要我们家女儿的；过于不成个人家，我

又不忍草草了结他们终身。』二珠听见说到他们身上，托故进房去了。二娘点点头，把王氏看了一眼，迷迷笑道：『我倒有个从权的法儿，只怕你老人家不愿意。』王氏道：『说也何妨？大家商量商量。』二娘把自己座头挪了一挪，靠着王氏肩下，低低的笑说道：『若论这句话，我也不该说。承你老人家意思，一定问我，好比粉牌上写字，抹掉了重来。』王氏笑道：『正文一句没有说，倒罗罗嗦嗦的，讲了一起的闲话，真真不愧了那个混名儿。』二娘道：『好歹你要我说的，说错了，你不能怪我。我走过多少大家小户，好的丑的，都比不上你家两位女儿。以现在时势而论，你不要怪，旧家是不愿与你结亲；若是将就些，不独你不肯，就是我也可惜你两位女儿的人品。这些话，还是后文。目下的日子，我见你们很不容易支持，单靠做针黹，一日到晚，不过那几个钱，终非长久之计。你家女儿，既生成这样好相貌，不如从个先生学学弹唱，一二年中传说开去，引动了一班大老官，要一千是一千，要一万是一万，好在陪人谈谈唱唱，又不做那些没行止的事。南京城里，是这般邪气，越是如此，声名越重；或者碰着了合式的王孙公子，郎才女貌，一样做个平头亲儿，将你接了去，后半世不愁了。你家女儿，将来做太太做夫人，多料不定。况且你们是异乡人，没有人知道底子的，后来衣锦还乡，一床锦被，盖得密密的，那里

有人曉得？還有句說話，你老人家可曉得，如今世上的人，是笑窮不笑財的。這是我一番好意，不要認做唐突你老人家！」

王氏搖搖頭道：「我虽非名門大族，也是個清白人家；亡夫在日，也做過小官，豈不被人說我們窮的志氣都失了？倒不如餓死了，還算干干净净的。」二娘听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說你不願意，又逼着我說，倒教我沒趣！」说着，訕訕的走了出去。王氏只說聲：「好走。」將門关上。

母女三人，吃了晚飯，收拾已畢，忽听得窗外淅淅沥沥的下起雨來。王氏點了燈去看門戶，見灶下柴一根也沒得，再看米，也只够一日吃。心中好不煩惱。偏生天又落起雨來，進房對二珠道：「前日那針黹上錢，可有沒付過的？」慧珠道：「連下月的都付完了。」王氏道：「這便怎處？柴米兩樣，一時俱沒了，又无处挪借，就是這几件衣服，已近深秋，天气一日冷似一日，万万脫不下來。这个日子，怎么挨得下去？适才宋家里的話，未尝無理。想一想。我們如今除了這着，也沒有別的路走，最難是面光光的，怎样轉得過來？我做娘的，斷不能逼你們干這件事。」說罢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掉了几点泪來。慧珠道：「宋二娘的話，我也听着的；虽然不近情理，却是為我們的話。女兒們不懂得甚么，母亲是有年紀的人，且將二娘的話斟酌斟酌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就罢。難道母亲还给苦女兒

們吃么？」

王氏听女兒話已活動，心中欢喜。次日，到宋二娘家，不好陡然開口，只得先托他借貸。二娘却说了多少难字。王氏明知道他不行，随后慢慢引到昨日話上來，托他找个先生，却暂时沒得束修送的，并允定二娘日后重重酬謝。二娘拍手道：「我說你老人家鄉下人吃橄欖，回了味了！這件事，却容易。斜對門，有位郭先生，他名字叫個郭桓，是你們蘇州人，先前倒是個大嫖客，如今玩完了，教几个女孩子，很过得去。人是极好的，他本是個大處出身，只要學生合式，不讲究錢鈔的。而且一肚子好筆墨，本地人都不肯把他當教師看待。明日我去說聲就是了。他有几个女學生，都是我說进去的。」

王氏謝了又謝，方回家來。果然二娘對郭先生一说即行，次日將二珠帶去，見了先生，郭桓看他姐妹，大有出息，十分愿意，連束修都不要，言定日后一起酬師。王氏格外欢喜。从此每日二珠早去晚回，間有缺乏，二娘倒肯代王氏挪借点兒。一則二珠心地灵巧，加以郭桓尽力教導，不到半年，二珠声名，大半城皆知。兼之二娘逢人說項，称赞得天上人間，有一无二。有几各慕名來的，先走了二娘的路，方许見面。二娘又把二珠声价，说得重重的，这些人见了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倒也情愿，竟以一见为荣。王氏身边，年来很聚了若干。在桃叶渡口，买

了一所大房子，门前有一片空地，连二娘都接过来同住。烦他各事帮补，倒也相安。

慧珠今年长成十九岁了，生得面艳芙蓉，腰柔杨柳，兼之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，说不出那一种秀洁的丰神，令人见之可爱可敬。却性喜简默，不轻易与人一言。洛珠比慧珠小一岁，生得肌体似玉，骨重如金，于笔墨上，却不甚留意，音律弦索，独步金陵，又蔼然春风，令人喜悦。每到兴酣时，随口诙谐，总成妙语。他们同学时，有两个女孩子，一名蒋小凤，本地人；一名赵小怜，苏州人；皆是色艺绝佳，与二珠甚为契合。小凤到扬州去了，小怜回苏州去了。外面有一句口号道：『要看美人图，金陵看二珠；要看真活宝，世上有二小。』一时公子王孙，骚人词客，或接心交，或联密友，车马填门，无时得暇。这二珠的声名，越传越广，却引动了一位多情义才子，做出了许多绝顶的事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偕友寻芳桃叶渡 论诗共醉菊花天

却说金陵城内，有一位致仕的乡宦，姓祝名封字颂三，本是巨族，由科第出身，做过一任山东按察使。因与上司不合，告病回家。夫人江氏，是现任兵部尚书江丙谦的胞妹。膝前一子一女，公子十九岁，取名登云字伯青；小姐十八岁，名琼珍，小字瑶君；皆生得如花解语，比玉生香。伯青十七岁上，已入泮宫，是一名饱学秀才，合城尽知。因为祝公有此佳儿，必谋佳妇，不肯草草结婚；所以伯青年已弱冠，尚未有室。生成是一个豪迈任性的人，全不以仕进为念，一味看山玩水，啸月吟风。常说道：『人生百年，如驹光过隙；最难者是少年时候。譬如人过到一百岁，是为上寿；十岁以内，孩提无知，不能算的；十岁以外至二十以外，正是少年，至多不过二十年，除此则中年占去二三十年；晚年又占去二三十年。合之，百岁光阴，最妙者是少年；而最短者，亦是少年。古人云：『人生难得是青春』，语真不谬。何况天生我辈稍有才貌，更不可忽此少年，以

負天公獨厚之意。若说到功名二字，三十而外，謀之未為晚也。』祝公亦偶有所聞，心中却不愿意。无如儿子天性若此，更兼膝前只有一子，却也无可如何。又知道儿子胸襟是旷达的，平时识见迥不犹人，断不肯糟蹋自己。好在已入了学，也不算白衣人了。想他都该有一定成见，牢不可破，索性装点痴聋，随他去了。所以伯青格外潇洒自如，由得自己。他却克尽为子之道，凡事禀明而行。祝公夫妇无有不依的。

平生有两个好友：一个姓陈名眉寿，字小儒，浙江人。他父亲做过江宁知府，现在寄寓金陵，是前两科的举人，比伯青长三岁，娶妻方氏。一个姓王名兰字者香，与伯青同学，小一岁，聘的是现任通政司洪鼎才的女儿，尚未过门。都是才高北斗，学富西圆，兼之放荡不羁，全没有半点纨绔气习，更与伯青臭味相投。祝府住在广艺街，陈府住在三山街，王者香住在武定桥，相去不甚过远。不是你来，就是我往，日日相聚。

一日，伯青起身，吃过早点，闲步庭前。此时正是深秋天气，菊花大开，庭内庭外，摆列了百余种名菊；高高下下，五色缤纷，觉得秋天一片高爽之气，令人神清体畅。细细的赏玩了一回，高兴起来，着服侍的小僮连儿，吩咐厨房预备几样精致的肴品，意在约陈王二人过来，持螯赏菊。连儿还未转身，只见管门的祝安进来说道：『王少爷过来了！』伯青抬头看时，

王兰已至庭前。伯青忙起身相迎，王兰笑道：『伯青兄！有好菊花，却躲在家里，一人赏玩，连朋友都不招呼一声！还要我作不速之客，论理该罚不该罚？』伯青笑道：『你这油嘴，其实可恶！见了面，无论是非曲直，都要硬派人个不是。你几时见我背着作过乐的么？我刚要打发人来请你，你等不及，自己撞上门来，反说我不好，可有此情理？』连儿在旁插嘴道：『王少爷！不要错怪了，我家少爷已经吩咐厨房备菜，还要去请陈少爷哩！』王兰摇着头道：『我不信，你们主仆，是彼此回护的。』伯青道：『就算我不好，如今请你，可以没事了。』王兰对着连儿说：『可去知会厨子，把顶肥大的螃蟹，买他一担，好好的煮来；不然我吃得畅快，还要不依你家主人！』伯青笑道：『我倒不惜一担蟹，只怕你吃伤了，要去买使君子，那就不妙！』连儿笑嘻嘻的走了。伯青又着祝安去请陈小儒。两人说说笑笑。

少顷，小儒亦到，连儿将桌椅在菊花旁边排开，主宾三人，欢呼畅饮。王兰道：『伯青，你可知我今日来寻你们何故？』伯青道：『不过来撞白食罢了。』小儒道：『者香这白食出了名，将来只怕是条官衙！』王兰道：『小儒兄！你不要帮着他一味刻薄我。只恐我这句话说出来，你就乐的受不得，那时求着我，我也不睬你！』伯青道：『且慢夸口，如果说出来，配我

们求你，说不得我同小儒就求你一求；若是不配，罚你跪在菊花前，做十首菊花诗，才饶你！」王兰道：「这也使得。」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向小儒道：「你常在外面走动，可知如今南京城内，出了两名色艺兼优的名妓么？」小儒道：「头一句话就错了！若论如今妓女，要论貌，还可；若论到才，不过记得几句唐诗，胡乱写几个东倒西歪的字，就哄动一方，说是个名妓。者香却也不俗，何以也以耳代目，真真令我不解！」王兰听了，把双手一扬，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「何如，我常说风流倜傥这四个字，是不能与俗子说的！」小儒道：「我倒不俗，真真你俗入骨髓了！」伯青道：「你们且慢斗口。者香说完了，大家评一评。还有一说，好在说的是本城，我们去考试他一回，真伪即分。」王兰道：「伯青兄还算是解人。」小儒道：「你说罢，我等得不耐烦了！」

王兰道：「日前我同一个学中朋友，闲步湖上。那朋友偶说道：『如今有两个名妓，叫做聂慧珠、聂洛珠，你可瞻仰过么？』我耳内也听见有人说过，一时高兴，同了这朋友去。起初我也同你们意思一样，不过稍通文墨，那里当得起名妓二字？不料会见二珠谈了片刻，不是我自坠志气的话，我王者香平时也算个小有名的人，到了他姐妹面前，觉得自形龌龊。非独内才兼具，而且外貌双优，令人可敬可爱。偏生此等人，沦

落风尘，又觉可惜。一时心中敬爱惜三字，颠倒上下，反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倒被那洛珠嘲笑一句，说我像个息夫人。我坐了片时，只得走了出来。因想如此名花，岂能独赏？故来奉邀二位同去，始信小弟之赏识未虚。不料你们反不相信，未免辜负了我的来意！」

伯青听了，不禁站起来道：「者香你的话是真的？」王兰将头扭过一旁道：「我哄你那一样？」伯青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是我们辜负你了！罚我先敬一杯」忙自己斟杯酒，恭恭敬敬送过来道：「明日即去一游，我在寒舍奉候二位。」小儒道：「我到底不教他骗了去！等明日去过了，我再陪礼不迟。」三人又说笑一回，见日已将暮，进点饮食，各人自散。

次日一早，王兰约陈眉寿同至伯青家，三人吃过午饭，吩咐备马伺候。命连儿随着，向桃叶渡来。忽见王兰指着那边道：「伯青兄！前面就是聂家了。」祝登云随着他的指处一望，见远远一带短篱，斜倚着数珠疏柳，内中高下各色名菊，开得正好。隐约见两扇朱扉，半开半合。伯青敲着脚镫道：「果然不俗，吾见其居，如见其人矣！」小儒也点头叹赏。说着，到了篱边，早有伺候的人，过来接了马，向里面道：「有贵客来了！」见门内走出个中年妇人来，就是宋二娘。因王氏不大认识本地人，请二娘一手经理，接得的才接，接不得的就回他去

了，免得纏擾。二娘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原来是祝少老爷，今日是那一阵風兒，送到我們这个小地方來？怪不得喜鵲清早叫到這會兒！」王兰笑道：「原來是你这个寡嘴家！我昨日到沒有見着你！」二娘笑了笑，让三人進了朱扉。

祝陈二人是初到，细细打量一番。見門内大大院落上面一順五間，明窗淨几，院內堆了些怪石，也栽了些菊花，旁边一条夾道。過了又是一上小院落，其中曲曲折折的，却有好几間房子。二娘請三人正間坐下，有人送上茶來。伯青四下觀看，尽挂的是名人字画，无半点尘氛氣。只觉得一阵香風过处，佩环声來，見里面走出两个人來，慧珠在前，洛珠在后，伯青一眼看見，前一个神清似水，步軟无尘，那一种秀色可餐的态度，令人睹之心暢神馳；后一个比之稍丰，却生得肤凝玉洁，体弱花娇，露出一团和藹之氣，令人可亲。三人一齐站了起來。二珠并立中堂，盈盈下拜道：「今夕何夕，得見風雅，愚姐妹三生之幸也！」

伯青听他們出言不俗，尤為心賞。一面回礼道：「久慕芳名，恨相見之晚，請坐了！」二珠在下首并坐。二娘至外边张罗去了。王兰指着慧珠道：「这是慧娘，那是他令妹洛娘。」伯青道：「久仰！敢問二卿，是何雅字？」慧珠道：「小字婉秀，妹子叫柔云。」小儒道：「不愧不愧！」二珠也問了祝陈二人姓

字。見祝登云骨肉停勻，眉宇开朗，身上穿了几件素雅衣裳，越显得亭亭玉立，压倒群流。再看陈眉寿，比他們魁梧些，生得朗若朝霞，灿如云日，自有一种端方大雅的体度。王兰是见过的，与他們较起來，身材窈窕，体态翩翩，是个清高的氣象。二珠暗暗贊道：「若三人，真绝世佳公子也！」慧珠道：「諸位請内房坐罢。」大众起身，随了慧珠，到他自己卧室内，見是三間房子，一隔兩半；一間起坐，陈设整洁，窗前一张小楠木桌子，排列文房四宝。又到内間坐下，直觉兰麝熏心，不飲自醉，伯青与慧珠說到詩詞，慧珠知道伯青是个有名之士，越發說得辞明义暢，举止不凡。伯青惟有点頭痛贊而已。慧珠又轉請教，伯青也暢論了一番，彼此格外心許。那边陈小儒、王兰同着洛珠說笑。

忽見宋二娘走進來笑着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諸位少爷，可能賞个臉兒，在这里便晚飯罢。但是没有适口东西，不嫌簡褻就是了！」伯青道：「初次到此，那有破費你家的？」王兰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他家不是俗惡路兒。」二娘道：「好呀！还是王少爷曉得！」說着，上來了数名垂髻小婢，抬开桌椅，两个老妈媽，在外間一样一样，將酒肴傳進里面。众人让小儒上坐，伯青在左王兰在右，二珠下面坐了。二娘道：「諸位少爷，随意多用一盅，我家姑娘們，是不会劝酒的。」王兰道：「理會得，不

用你照应，你也吃一盅儿去！」二娘笑嘻嘻的退了出去。众人畅饮深谈，无非说些你爱我慕的话。

少顷筵终，散坐品茗。见院外一派灯光，各府家人，已掌灯在外伺候。小儒掀起外褂，看了看表道：「快交子初了！我们散罢。」伯青在怀内取出一扎票子，约有千数张，见二娘站在旁边，交与他手里道：「不成个意思，再补你罢。」二娘道：「阿呀！原是诚心敬意请三位少爷的，怎领起赏来？若说不收，又道是我们不承抬举，改日再请来坐坐罢！」弯弯腰道了声谢，方退出去。二珠亦道了谢，众人起身，慧珠低低向伯青说：「暇时尚祈过我谈谈！」伯青点头，彼此横波一笑。二珠直送到朱扉外始回。三人走过短篱，上了骑，家人掌灯前行，伯青一路犹啧啧称赞慧珠不已。到了分路各散。

此后，或伯青约陈、王二人同去，或自己独去，有时坐坐即行，还有时彻夜清谈，皆是正正经经，坐怀不乱，连戏言都少的，竟与慧珠成了莫逆。王兰也与洛珠结了知己。王氏同二娘见女儿与伯青合式，又晓得他是个贵公子，脾气又好，又肯用钱。陈小儒是不在帐的，王兰也算是个阔手儿。所以连王氏、二娘都把他三人当着衣食父母尊敬。

时光迅速，转眼腊尽春回，正是二月天气，花明柳媚，春色怡人。伯青动了游湖之兴，带了连儿，一径向桃叶渡来。到了

篱前下骑，伯青是来惯的，不用通报，走进朱扉，早有小婢看见道：「祝少爷来了！」打起门帘。伯青方走到外间，慧珠笑盈盈地迎了出来，邀至里间道：「今日因何不同他们来？」伯青道：「一时乘兴过访，不及去约他们。晚秀近日可有慧作么？」慧珠笑道：「前日湖上有近作一道，原等你来改正改正，再录到稿本上去。」转身到外间桌上取了一张小花笺进来，递与伯青，接着看道：

湖上春游二月天，湖光如练柳如眠。

有人打桨湖边去，冲破湖中一抹烟。

伯青看完大赞道：「真似唐宋名家风韵，佩服佩服！看到湖上诗，正提起我的话来了。如此春光，不可辜负，我今日特来约你游湖，说个日子，约定了，再去知会陈、王二人。那一天我们大可在湖上乐一日。」慧珠也高兴道：「就是后日清明罢！」

正说道，洛珠走了进来道：「好呀！瞒着我约日子游湖，到临时，我会自去的！」伯青笑道：「可能瞒你？我们既约者香，能不约你么？若当真你自己走了去，者香更欢喜，他难道送上门的买卖反不情愿？」洛珠脸一红，笑着啐了一口道：「你今日到晚姐姐这里来，也是自家送上门的！」慧珠笑道：「你们只管说，不要扯上我！我是说不过你这张嘴的。」洛珠拍

着手道：『罢哟！还没有怎样，倒打折膀臂朝怀里弯！』

三人说笑了一回，伯青在慧珠处吃了饭，方回家去；写了两个贴儿，着连儿去请小儒、者香，清明携二珠湖上一游。二人皆允定临时到伯青处会齐。伯青先一日，即吩咐厨房预备了一席精致的肴饌，又吩咐连儿，将茶铛竹炉，临时多要带去。此日吃了晚饭，在祝公夫妇房内，略坐了一坐，又与琼珍小姐说了几句话，才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起身，不多一刻，陈王二人已至。小儒道：『昨蒙见召，我原想不来，恐又拂了贤弟雅意；想我们游湖的日子甚多，不拘那一天皆可，何必定在清明这时候？今日湖上游人必多，反不雅静；不如平时倒清闲自在。』伯青未及回答，王兰道：『罢罢罢！这些迂腐老儒的话，我却不爱听。一年只有一个清明，逢场作戏，正是我辈寻乐之处。』伯青兄如无此约，我也要来约的，你如果怕事，就请不要去。』小儒笑道：『者香的话，不问人受得住受不住。我又不曾说不去，果然不愿去，又来做甚么呢？我不过防备的话，倒引出你的话，倒引出你的兜搭来了！』只见连儿来道：『马已备好了。』三人出门上骑，一路扬鞭奔桃叶渡。将到篱边，连儿回明：『先去湖上看定游船，把酒席送上去，再来请少爷们。』伯青点点头，连儿去了。三人下骑，缓步走进门来。未知去与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乐春游曲词听丽口 行酒令笑骂出深心

却说慧珠、洛珠因伯青约他们清明游湖，此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已毕，见伯青等走了进来，二珠笑脸相迎的道：『你们好早呀！』王兰道：『我们虽早，你们也不迟。』众人坐了，小婢送上茶来。伯青见慧珠穿了件三镶藕色珍珠皮外褂，内着葱绿小毛衬衫，系条淡红百褶银鼠裙，微露绿绫窄窄弓鞋，头上梳个家乡新式髻子，穿插着几枝碧桃，戴着月白素嵌棉女帽，愈显得淡雅如凌波仙子，迥出尘凡。再见洛珠穿件桃红嵌云小毛外褂，内着素绫衬衫，下系松绿百褶灰鼠裙，白绢高底鞋儿，头上戴着玄色杂嵌女帽，当门插了一排红桃花，衬着几片鲜柳叶儿，觉得肤里玉映，润若朝霞。

少顷摆上早点。伯青三人也吃了些。只见连儿进来道：『船已看定一只凉篷子，离此一箭多路，泊在码头上。』王兰道：『我们先走了去罢，几步路，可不用骑牲口。让他们乘舆去罢。』伯青说：『也好。』向慧珠道：『我们先下船去，你们收』

收拾，随后同来。」王兰道：「别的也不用收拾，女眷们第一要紧是小解。像我们是极便当的。」洛珠啐了一口道：「偏你婆婆妈妈的事，照应得清楚，拚着一日不喝茶，我们也是便当的。你到底不在行说得众人大笑起来！」

伯青等先去了，二珠带了四名小婢，到了河边下轿。见伯青三人站在船头等候。早有小手搭起扶篙，缓缓走过跳板，同进舱中坐下。水手摇开船头，奔西水关来。众人见河中游船，往来甚众，皆是篷窗大开，男女杂坐，急管繁弦，甚为热闹。连儿将竹炉升起火来，船头煮茶。少停送上几碗茶来，大家品着茗。再看两岸河楼上，倚着无数妇女，老幼不等。有用扇子遮脸，露半面望人的；有手托着腮，凝眸不语的；有两三人交头接耳谈心的。走过处，那妇女们多俯首嘻嘻的，望他们笑；还有岸上游人，三个一堆五个一丛，跟他们这只船走，口中唧唧啾啾，不知议论些甚么。最怪是一起迎面进城的船忽然扳过梢来，随着他们而行。听得连儿在船头骂道：「这些杂种，多望着我，想要招我做女婿，我还不知你家女儿可麻不麻，可秃不秃呢！」引得众人笑了。伯青忍笑喝住道：「不许多讲，我们走得，他们也走得，安知不是同路的？偏你好多嘴！」忽见洛珠向王兰道：「不好！我觉得脸上有点麻木，像是肿了，你看可不是？」王兰道：「这是甚么话，好好的人脸，怎样肿

起来！」洛珠道：「怕是毒呀！伯青小儒大为诧异，连慧珠都不解，齐说道：「奇，你那里有毒？」洛珠道：「是眼毒呢！」众人回味一想，大笑起来。

不多时，船出了西水关，只见浓阴密翳，山隐烟风，有多少人立在土岗上，放起纸钱，高高下下，倒也好看，令人心地一畅。命连儿将酒摆在舱中，大众慢慢的小饮，暂且勿提。

单言一人，其人系此书中的一个要紧的人物，不得不细说一遍。此人姓刘名蕴字仁香，住于城内三山街，他父亲刘先达，现任吏部尚书，协理体仁阁事务，先做过外任八省封疆，积聚了宦囊百万有余，南京要推他首富。刘蕴今年二十六岁，人品却也生得清秀，与陈眉寿同科举，赖着他老子力，进京会试，点了翰林；不到二年，升了山西道监察御史。外貌虽佳，内才却平平。尤喜侈张己富，势压乡邻。娶妻曹氏，是做户部侍郎曹大生的小姐，倒也标致；惟性悍戾异常，刘蕴十分畏惧他。在京中买了三个姨娘回来，曹小姐大为不乐，禁住刘蕴，不许靠一靠儿。他只得背着妻子，外面挾妓取乐。前年祖母病故，随着刘先达丁忧回来。如今先达服阕，进京供职。刘蕴不愿同去，又告假一年。当初他老子在家，尚不敢公然为虐。此时只要瞒了妻子，在外面除了挾妓之外，一味穿插衙门，替人讨情说事，做那些赚钱的买卖。偏又不肯用钱，虽然是一个富豪公

子，比穷人的算盘还打算得精。外边送他个美名，叫做『狗人的』。刘御史今日亦因清明，雇了只船，同他府中一个蜜骗田文海，带了些三二等妓女，出城游湖。他坐在窗前，东张西望的，看人家妇女。

却说伯青等人，饮了一回酒，船摇到莫愁湖中，日已当午，在柳阴下小泊。一群水手，登岸坐在树根下吃饭。小儒道：『我们这哑酒，也无味。久闻柔云的清歌，是南京第一，何妨请教。况城外的游人，也少了些。』王兰拍手道：『好得很！我吹他唱。』在窗前取支笛子，和了和。柔云却不过众人，只得顿开歌喉，唱了一套游园，顿挫抑扬，字字中节；觉得流水行云，一时遏住。连那树上的鸟，吱吱喳喳的也乱鸣起来。唱罢，众人痛赞了一回。伯青斟了杯酒，送到洛珠面前道：『柔云辛苦了，请干此杯！』洛珠起身，也回敬伯青。

刚刚送到面前，见上流一支快船，三支桨荡得飞快，转身不及，一头碰着凉篷子的尾梢，船身幌了两幌，豁喇喇一声，船中器皿，碰折了多少。洛珠未曾立稳，一踉几乎翻下水去，多亏篷窗挡住。洛珠吓得面如土色，坐在舱板上，说不出话来。众人大惊，围拢来争问若何。岸上一群水手，齐跳上船头，用篙将来船钩住，骂道：『你这个棺材，宽河大水，却碰到人家船上来，损坏的东西，是要赔的！』来船水手不肯认错，两边喧嚷

不已。

洛珠喘口气道：『我这心尚跳上跳下的！方才若不是窗子挡住，好歹要吃几口水的。这来船实在冒失得很！』王兰笑道：『你起初想便当，茶都不肯吃，这会儿倒要吃水，却不值得！』洛珠瞅了一眼道：『我吓得要死，你反过来取笑人！天有眼睛的，停一会，把你弄下水去，也让我说笑！』王兰道：『我欢喜吃茶，不用吃水；不比你不肯吃茶的！』引得众人尽笑起来。

将要发作来船，只见舱中走出一个华服少年来，后面立着数名家丁。那人满口京腔道：『别要闹，碰掉了东西，值得甚么？赔给你们就是了。我船上水手，原不小心；你这船横躺在河里，也很不懂事！』又吆喝两边水手，不许乱骂。凉篷子上水手见来人甚阔，不敢开口了。

陈小儒起初背着身子，听得有人说话，掉过脸来。那人拍着手道：『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陈年兄！自家人，更闹得讨人笑话！』小儒见是刘蕴，也只得起身招呼。刘蕴趁势跨过船来，走进舱中，向众人作揖。伯青、王兰回了礼，让来人上坐。二珠躲避不及，上前请叫了声。刘蕴笑嘻嘻的，望他们点点头，回身与祝王二人彼此通了姓名，伯青才知道是刘蕴，闻得人说他不是个好人，心中大不愿意。因与小儒认识，勉强同他寒暄

了几句。小儒亦不惬意，见他已经走了过来，自己平时是个有涵养的，不便当面冷落他。

何以刘蕴也走到这条路上来？先在城内时，看见他们同两个标致妓女坐在一处，问明田文海，方知道是聂氏双珠，他耳中早已闻名，也去过两次，二娘晓得他不是用钱的人，脾气又不好，不曾招他，用好言支掉了。他今日见了二珠，骨软筋酥，涎垂不已。出了城，又听得洛珠唱曲，分外神驰。虽然认得小儒，不好冒冒失失的走过去。想定了主意，嘱咐本船水手，赶上他的船，碰他一下，势必争闹；他却趁机排解，走了过来，吩咐他家人取了一吊大钱，给水手道：「碰坏你们的东西，我想一吊钱也够了，给你们自家去买罢。」众水手欢喜谢了赏。

小儒暗称奇道：「刘蕴平时一钱如命的人，今日为何阔起来？而且心气和平，真真难得！」刘蕴向小儒道：「你们今日乐得很，又带了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红人儿，小弟无心遇着这好机会，可不算三生有幸！若不见弃，小弟奉陪谈谈；否则我即告辞。」口里说着，身子却不动。

小儒不好回答他，望着祝王二人。伯青道：「我们已是杯盘狼藉之时，怎好有屈仁香兄，改日奉请的为是。」刘蕴忙道：「这却何妨？陈年兄是至好，二公虽是初见，然久仰大名，一晤如故的，兄等不见外，小弟择日还要奉屈诸君，到鸡鸣、雨花台

各处逛逛，畅游他一天。我们聚在一处，是难得的。」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吩咐他家人道：「你等过船去，将上等酒肴，搬几样过来；再请田师爷同来坐坐。你说这边船上都是我的至好，不要紧的。再开一桌饭与那些女相公们吃，打发他们先回去罢。明日到府中领开发。」家人答应着去了。刘蕴对众人道：「小弟也带了几个人，此时见着二珠姐妹，视他们如粪土，所以不叫他们过船给诸位请安，倒还遮着点丑。」小儒道：「刘年兄赏识，是不错的，未免太谦了。」

少顷，他家人搬过几色菜来，将桌上残肴撤去，重新整顿，送上酒来，众人见他涎着脸不肯走，也不好十分拒绝他，只得让他上坐。刘蕴执意不行，在小儒对面坐了。忽见一人走进舱来，年约四十上下，生得獐头鼠目，八字微须，穿着一身新艳衣服，装出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与众人见了礼。刘蕴教他在肩下坐了，对众人道：「这是小弟友人田文海兄，人是极有趣的。」又与他说了众人的姓名。田文海鞠躬道：「满座皆是贵公子，文海何人，得附骥尾，与我大有荣施。」众人见他出言俗恶，尤觉可厌，多在鼻子里哼了声，似应非应的。

二珠一肚子不愿意，因刘蕴势焰熏天，不能得罪的，勉强起身敬了刘蕴的酒。刘蕴大为快乐，眯着一双眼，逗他们说话。慧珠本来不喜多话，洛珠是极口快的，心中却厌烦他，也